

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5)

◆ 李肇星

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更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 6 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 3 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晶晶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关系。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组成 16 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代表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钻了空子。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



（二〇一二年）
■ 和老朋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相见

“预算”，不到 400 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 年 9 月 19 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 60 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 20 分钟。我与澳外长唐纳说到第 19 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 1 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为安理会贡献的‘李氏铃’搬到这间小屋吧！”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 1 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故做严肃状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长的谈话超时 1 分半才结束。我匆匆与荷外长握手，肩并肩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外长仍不依不饶：“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 1 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

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如一个字母相同，再按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风光一两次。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招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

母亲邵华

毛新宇



豪劣绅委员会委员，县总工会秘书及党支部书记，主持筹建了县妇女协会。在她和同志们的辛苦努力下，京山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一时成为湖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榜样。

此后，外婆又承担了采购枪支弹药的任务，她找到老师董必武，从汉阳兵工厂秘密购买了一百条步枪。

在等待工厂交货的那些日子，外婆曾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看望时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恽代英让她去听一个政治报告会。作报告是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青年军官，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当前的政治局势，从为什么到怎么办，讲得条理分明，慷慨激昂，既让人耳目一新，又使人焕发出革命激情，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会后，外婆去恽代英的宿舍，主人不在，却意外地发现刚才作报告的军官坐在这里。两人互相问候之后分别作了自我介绍，外婆这才知道这位青年军官是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宣传队总教官和《血路》杂志社主编刘谦初。刘谦初毕业于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是一位英武儒雅、血气方刚的山东大汉。

那天中午，恽代英做东请客，席间话题当然少不了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而热门话题却是京山农民运动，外婆自然成了主角。当时，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正在共产党内展开激烈争论，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回答谁是革命主力军问题。外婆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京山农民运动的实际经验和“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却无疑给身为工人运动精英的恽代英和做兵运工作的刘谦初的熊熊炉火添了一把柴火。临分手时，恽代英对刘谦初说：“张文秋同志有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对你办好杂志很有帮助，以后你们要多加加强联系。”那年，外婆刚二十出头，正是如花似锦的年龄，知识女性的聪颖与投身革命的激情，像朝霞一样写在她那张灿烂的笑脸上。

这就是外婆和刘谦初的相识。不久，外婆从京山来武汉汇报工作，在恽代英家里看到一本新出版的《血路》杂志，她从上面看到了一篇刘谦初写的有关京山农民运动的文章。噢！外婆顿时恍然大悟：真想不到刘谦初如此有心，怪不得那天他总有提不完的问题，原来他在悄悄做京山农民运动的调查啊。

33.这本小册子带着巨大的冲击力

三人依次坐下，古子樱说，这里的菜肴非常丰富，分别用“雪”、“月”、“鹤”“、松”等字命名。味道非常不错！他给每人点了一份“梅”套餐。上菜倒是快，一道道上来，精致的小碟摆了一桌子，端起碟子，只一两口，便空了。于是又一道道地撤下。那口味，竟是一道比一道清淡，袁朴生觉得越吃越没有味道。好在奥兰田一直在说话，讲他在清国的游历。袁朴生几乎插不上嘴，便放下筷子洗耳恭听。奥兰田说着说着，从另一只宽碗中掏出一卷什么东西，说这是他多次去清国写下的一部书。袁朴生接过一看，书名是《茗壶图录》。眼前便不觉一亮，再翻下去，壶皆名流，文亦雅贵。上卷为文字，由源流、式样、形状、流、泥色、品汇、大小、理趣、款识、真贋等十余章节；下卷则为图式，从时大彬、惠孟臣、李仲芳、陈鸣远、陈曼生等名家传世之作悉数刊出，共 32 件。每把壶居然以人喻之，如梁园遗老、萧山市隐、凌波仙子、独乐园丁、儒雅宗白、浴后妃子、红颜少年、铁石丈夫等。袁朴生感到十分新鲜。比如“断肠少妇壶”的文字描写：“泥色紫而微润，古奥可掬通体婉媚，如笑如愁，天然容色，宛似少妇在深闺。故号曰‘断肠少妇’。”让袁朴生不禁莞尔；另有一把朱泥壶名为“逍遥公子”，文字亦生动有趣：“泥色纯朱而华润如流，容止端雅，有萧然自得之意”。对茗壶的“形状”，奥兰田的文字也很独特：温润如君子者有之，豪迈如丈夫者有之，风流如词客、丽娟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尘如衲子者有之。

袁朴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华丽工整的文字来描摹紫砂壶，一时竟有些失语而面色凝重。作为一个手艺人，他读书不多，见识浅陋，那是藏不住拙的。这本不期而遇的小册子无疑带着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对眼前这位客人肃然起敬。半天他才匀过一口气，恭敬地问，这些壶全是先生搜集的吗？奥兰田不无骄傲地说，鄙人收得十余件，其他乃友人提供。袁君若喜欢拙著，在下当赠送一册，以求赐正。袁朴生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一直在旁沉默的

古子樱说，奥兰田君皇皇大著，历代名家几乎一网收尽，独独漏掉我家师傅，岂非百密一疏？袁朴生慌忙摆手，连称岂敢。奥兰田微微一笑，英雄所见略同。鄙人此行目的，不仅为了与袁君相识，更是期盼袁君能够提供一件传世作品，入选拙著，也好青史留名。比如，袁君最近出品的梅樱急须，简直石破天惊，连东京的上流社会都震动了，拙作若能收录这件作品，当增巨大荣光啊！

袁朴生的脚突然被古子樱踩了一下。抬头一看，古子樱正在使劲地朝他眨巴眼睛。一下——时懵懵地起身给奥兰田斟酒。奥兰田看在眼里，却故意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只顾着一杯一杯地饮酒。古子樱说，按奥兰田君的意思，要是我师傅不给急须，他就不能进入您的大作了？奥兰田愣了一下，说，鄙人不是这个意思。不过……袁朴生明白了。见古子樱正瞪着他，赶紧把书还给了奥兰田。古子樱干脆地说，不管奥兰田君是什么意思，梅樱急须可是国宝级的东西，除了天皇陛下，我们谁也无权拥有它！袁朴生心里一

阵反感，当着奥兰田的面，却又不便发作。不知不觉地，这顿饭竟有些虎头蛇尾的意思了。

饭后，袁朴生有些责备地对古子樱说：奥兰田是有学问的人，你为何对他那么不客气？古子樱咄咄逼人地说，什么狗屁东西！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个江湖浪人罢了。居然他还想打梅樱急须的主意，真是胆大包天！袁朴生没好气地说：子樱你过分了！好歹人家写了那么一本奇书，花了多少心血啊。人家那才是真心给紫砂捧场呢，你不服气，写一本给我看看？就凭这，我单送他一把壶，也是应该的！古子樱急了，师傅！这可万万使不得！袁朴生知道击中他的要害了。白了他一眼，说，老子偏送，你奈我何？古子樱脸色涨得通红，说，求老师傅，就是打死我，也千万不要把急须送给别人！袁朴生教训道：没想到你骨子里如此尖刻，为人还是厚道些好！还有，以后你不要开口天皇，闭口国宝什么的了，袁某以为，紫砂壶无非一坨泥巴，何必说得那么玄乎？古子樱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突然他附在袁朴生耳边，诡异地说：梅樱急须已经惊动皇室了，过些日子皇室会派人来巡视的！

国壶

徐风

